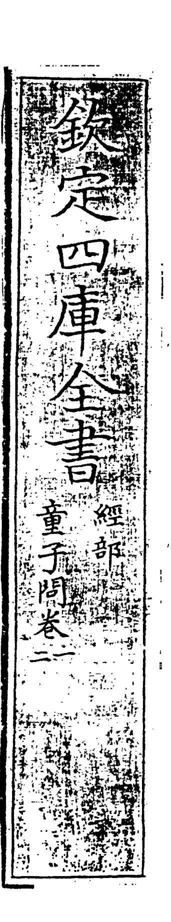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儁

謄録監生臣楊越高

童子問卷一

宋 輔廣 撰

國風一

詩所謂之風先生所解已盡其義先儒皆未曾及也於以考俗尚之美惡而知政治之得失則變風中諸不好底詩亦不廢者宜矣故先生以十三國為變風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垂鑒戒也先生嘗答東萊先生書云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小大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變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窒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

周南一之一

自周至國也所周南二字自周國至居其地所周國所在之地及太王始

居岐周自傳子至有天下解周至文王徙豐武王遷鎬自武王至取法焉解周公相成王制作禮樂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及推之於鄉黨邦國以為後世法自蓋至天子也解二南之所以得名然則二南蓋周公之所集也自岐周至五里解岐周豐鎬之地今所在之處先生凡解古地名所在必以今之州縣言之使人易曉最為可法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者指江有沱汝墳漢廣而言也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者所以破小序於二南之詩一以后妃為王之固詳見詩序辨說所載南豐曾氏之說其所取小序二南之說則亦詳解於小序說中矣有學者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至鎬先生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

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宫不足以容之耳又曰舊嘗見横渠詩傳中說周之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强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又有問關中形勢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軛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底故相繼做起來其間若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又曰周南詩大綱領只在戒謹恐懼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

關雎

一章讀關雎詩須先要見得是誰作淑女好逑是指誰而言方可玩誦其意味故先生既斷淑女好逑以為太姒而遂以此詩為宮中之人所作又嘗語學者曰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無緣做得到此其取毛傳摯與至通之說如何曰書西伯戡黎篇大命不摯摯亦訓至蓋其情意相與深至而却未嘗相狎故有樂不淫之意先儒以摯作猛鷙字說謂關雎為鵰鶚如此則豈有和樂之意又禮部韻以摯為握持以握持二字說摯亦可見其自斂守之意但亦不見和樂意也又先生嘗與學者書云近見陳君舉周禮說關雎義從鄭氏似好更可思之陳氏說云嘗讀關雎知三代之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天下而慊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蓄子姓之官備矣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而有遺賢宜配君

子則日夜不寐展轉歎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愚按序說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即鄭氏意而程子已辨之矣然先生卒不改其說以從之者蓋如陳氏之說則不過是一事后妃之德殆不止此以是言關雎則其義狹矣故不若從毛氏匡氏之說為廣且遠也故先生又嘗語學者曰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全體匡衡之善說詩後世鮮有及之者何也曰一是漢時去古未遠猶有師承傳授二是訓詁未備讀詩者只玩味經文故見得古人正意出三是人心尚淳樸未曾穿鑿得在與後世之學者正相反讀詩記載楊氏體會之說亦好而先生不取者讀詩固要體會然若如此體會却覺得細碎不盡關雎之義又不見詩人廣大深遠之意

二章 此皆是興而兼比首章以關雎起興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為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興亦以荇

菜為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何也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之物於起興猶不甚相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者只借他物以起吾意耳與關雎又不同也以此觀之則以荇菜為比者正取其潔淨柔順也輾轉反側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三章

以友為親愛之意者蓋以兄友弟之友言也故曰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樂則和平之極者蓋極其樂之意而言也首章是言初見太姒時事次章則本其未得而言末章則據今已得而言此譬如今人求賢取友既得而喜則追言未得之憂思而又言今得之和樂是乃人情也先生發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有如此者與夫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深得詩人言外之意先儒皆所未及也其與詩記所謂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喜之說又為深切詳盡矣

章句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故論語集註亦只說作詩者之性情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而言之也聲氣之和指其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首章既見后妃性情之正之一端次章三章又見詩人性情之正之全體言全體者始於憂思而終於歡樂也獨其聲氣之和不可得而聞雖若可恨者蓋古之學詩者始雖諷誦其言以求其志然又必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但今古樂散亡其聲音節奏既不可考故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旨者先生嘗有

說曰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以此觀之則所謂學詩之本者可知矣匡衡之言如何曰妃匹猶言匹偶也生民之始者有夫婦而后有父子也萬福之原者人有生而后有福也婚姻之禮正則品物遂而天命全者品物猶言人物也婚姻之禮正則人皆得以遂其生而全其天命之性也此孔子論詩所以斷自關雎始也太上者指在上者而言謂君人者也后者天子之后夫人者諸侯之夫人也后夫人之行與天地不相侔則無以奉其祖先神靈之統而經理萬物之宜理萬物之宜所以配坤德也自上世以來三代之興廢未有不由乎此者如傳所謂夏之興也

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是也詳味其說字字句句皆有著落不泥於章句訓詁而深得夫詩人之意可謂善說詩矣後之學詩者皆所不能及也

葛覃

一章

先儒皆以首章為感時興念而以後二章為終言其情之所欲覺無意味故先生以此詩為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首章為追言其初時之事乃為得之蓋人情於事之既成而追念其始時之事者宜也故次章則遂言其采治之以為布故服之而無厭斁末章則又言既已服之則思欲歸安其父母者亦宜也今詠此章則見后妃之心志和易深長既望其終而不忘其始之意

二章　今詠此章則見后妃之親為絺綌而服之無厭既勤且儉之意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為之則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其垢敝而不忍厭棄也此意自陳少南發之至先生而極其詳焉

三章　今詠此章則見后妃之尊敬師傅而孝念父母之意且薄污薄澣者不為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薄污薄澣者略施其功而不為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

章句　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夫后妃之德固不一端而足小序以是為本則亦可矣故曰庶幾近之

卷耳

一章 葛覃卷耳二詩皆是賦體但葛覃則直敘其事卷耳則是託言而已或謂卷耳可作麯蘗而酒醴又婦人之職故后妃託言采之而下二章因言酌酒以自解其説似亦可取不然則后妃何為而采此邪但先儒拘於序説則非是故先生正之斷以為文王則一詩之義自明又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傍更不消添字説得而后妃貞靜專一之意皆可見於言外矣

二章 姑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四章 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

之極惟有愁歎而已
非酒可得而解也

章句　詩之義既明白如此故疑其當文王朝天子會諸侯征伐須密崇國之時及羑里拘囚之日而作然無所考亦不敢決也先生又嘗答學者問困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又張平子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意耳

樛木

一章　此詩雖是興體然亦興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恵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附而事之也但先儒皆以君子為指人君而言故張子曰室家安和

故其居子無所憂患而東萊先生亦主其説然覺得語意隔寡衆妾方樂后妃之逮下未及美后妃而遂言人君似非人情故先生止以為指后妃如小君内子之説者得之所謂置心平易始知詩者於此見矣

三章 曰纍曰荒曰縈曰綏曰將曰成亦皆有淺深纍繫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參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説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

螽斯

一章 此詩先儒皆以下兩句為説后妃如此則是興體非比也且衆妾而以爾汝施於后妃亦非禮矣故先生止以爾為指螽斯而言者得之如此方是比體直言彼物以比此物而已更不必言此物也若后妃有不妬忌之德則宜有多子孫之福氣理事皆當然也

三章

詵詵振振薨薨繩繩揖揖蟄蟄不惟音韻之諧而其意亦相同也

章句

潘子善問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便把螽斯為名先生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桃夭

一章

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婚姻宜矣此亦奉天時之大者也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中庸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事也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宜者和順之意須要體切

之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三章 自華而實自實而葉詠歎之無已也

章句 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桃夭而天下之女子皆有以和順其家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而賢才衆多亦其必然之勢也故次之以兔罝

兔罝

一章 肅肅整飭貌恐亦有嚴敬之意蓋兔罝亦擒捕殺戮之事屬隱故因其事以起興而美其武貌也赳赳武貌是緊敏強立之義扞外衛內武夫之事也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棫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嵩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

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役其於武事大略可覩矣先生集傳舊本以此詩之稱公侯為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後除去不知何故當考

二章　歎美之無已好善之誠也

三章　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芣苢

一章　采采二字解見卷耳吳伯豐嘗問芣苢薄言有之傳以有為藏然其下章方言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非其序也其恐其只是得之之意先生雖答之云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序詩中亦有此例而今卒改從之者蓋當時答語畢竟有硬說底意思先生晚年深以硬說為非

凡於所解諸書有改動者皆所以懲此弊也毛氏以芣苢為宜懷任陸璣以為治難産而先生獨取陸璣之說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為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化行俗美室家和平使為婦人者相與采此以備難產則其樂有子之意可見矣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多以至於袺與襭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

三章 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捋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袺曰襭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漢廣

一章 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詩人

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内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歌之耳

二章　首章既言高風雅致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遊將歸則願為之飼秣其馬此錯可見其好悦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悦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悦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悦之至而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悦而不敬則便放泆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失詩意

三章　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已之意也

汝墳

一章　先儒多以二章既見君子為想其事而預言之先生獨不然乃以首章為追賦二章為真得見其君子之辭者蓋必如是然後其辭實其事順豈有未見之時而遽述其既見之事邪且末章之意亦是既見而勉之之辭

三章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辭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孚於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為不可及矣父母孔邇兩說孰優曰依

例當以前說為正然後說亦可通但添字多耳

麟趾

一章　上二句是興下一句亦有比意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從程子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修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所謂言之不足故有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者熟讀而深詠之真能得詩人之意哉

二章　姓之為言生也生謂生出之生公孫皆自公出也

三章　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周南之國張子謂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未有全得一篇之意者而先生於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句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召南一之二

鵲巢

一章 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其家人以鳩居鵲巢興其來居有其家且迎送之車至於百兩之盛皆喜而宜之之辭也則其有德為可知矣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唯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鍾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

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盖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然楊氏亦嘗發此義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盖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其說皆本於程子程子說見召南後

三章 迎而後送送而後成禮亦其序也

章句 潘子善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先生曰鳩為物其性專靜于此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采蘩

一章 此詩是家人敘夫人誠敬以奉祭祀之事而美之故言於何所而采蘩乎于沼于沚而采之也

於何事而用之乎於公侯之祭而用之也其敬事之意自見於言外然則夫人必親采其蘩乎曰當有學者問於先生曰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之先生曰詩人且如此說後說如何曰以未章觀之只是主祭祀而言但或者因蘩可以生蠶或為此說以比周南之葛覃亦有意思故先生取而載之

二章 于澗之中則尤可見非必夫人之自采矣但沼沚與澗皆是有蘩之所耳

三章 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熟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來蘩以供祭是未齊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還當音旋陸氏音見泉水

草蟲

一章　草蟲之鳴阜螽之躍薇蕨之生皆時物之變也南國諸侯大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二章　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蕨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掇之事往往多是託言決矣

三章　降而後說說而後夷亦其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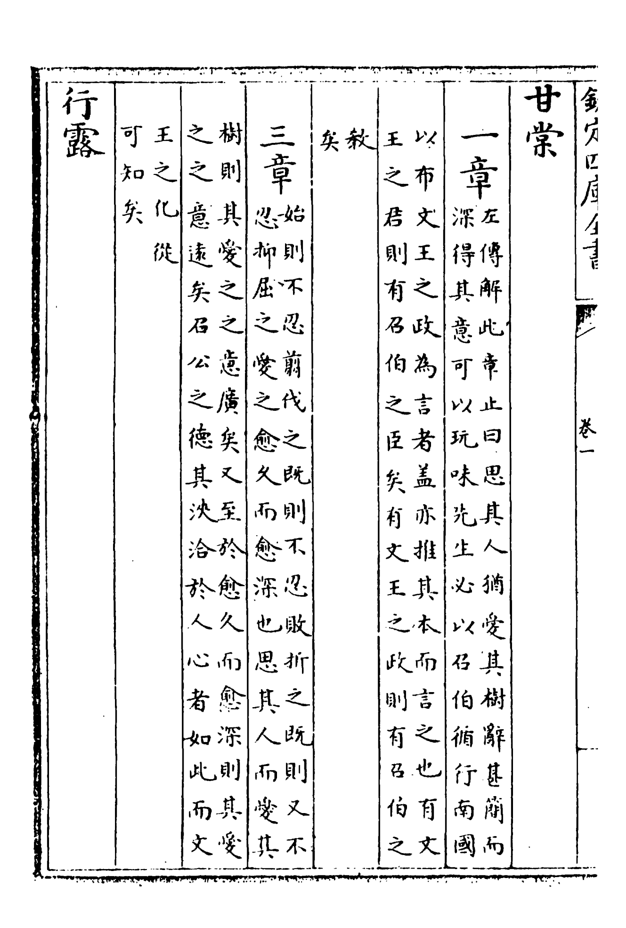
采蘋

一章　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于宗室而知之也此章

則言其采蘋藻以供祭祖毛氏謂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者其說見禮記昏義蘋藻薄物也澗潦遠而潔處也必親采之嚴敬之至也

二章 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知粗熟而淹以為菹者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三章 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為菹之事三章言正祭之時獻豆菹之事東萊先生言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者亦說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惟敬故無間斷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曷能如此哉采蘩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甘棠

一章　左傳解此章止曰思其人猶愛其樹辭甚簡而深得其意可以玩味先生必以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為言者蓋亦推其本而言之也有文王之君則有召伯之臣矣有文王之政則有召伯之敘矣

三章　始則不忍翦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抑屈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而愈深則其愛之之意遠矣召公之德其浹洽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可知矣

行露

一章　先生謂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己意作此詩以絕其人其說當矣下兩章所謂如者即指其人而言也但此章雖是賦體而託言畏多露之沾濡故不敢早晚獨行以見其恐懼戒謹以禮自守之意

二章　此章如先生之說則是女子貞曾為人所誣而坐獄矣夫使強暴之人猶得誣貞女而致之於獄則何以為文王之化召公之教哉愚以首章推之恐後二章雖為興體亦皆是託言蓋其貞女自言雖謂雀無角何能穿我之屋雖謂女於我無求為室家之禮何能召致我於獄蓋雀雖無角而或能穿我之屋女於我雖無室家之禮而或能召致我於獄皆恐其或然而不敢忽之辭尤見其恐懼戒謹之意後兩句則又決絕之辭曰政使女真能召致我於獄然女之求為室家之禮既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女從也

三章 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下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壯齒謂齒之大者

羔羊

一章 羔裘大夫燕居之服者毛氏謂大夫羔裘以居紽蓋以絲飾裘之名者毛氏謂古者素絲以英裘其說皆當有所本然論語孔氏緇衣羔裘乃用黑羊皮何也豈用黑羊皮故以素絲飾之耶羔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故集傳謂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所謂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則所包者廣儘可玩味若南軒先生之說謂重言委蛇為舒泰而有餘裕止賦其退食之際則在公之正直可知其說益詳而其味益短至於王氏

出公入私出私入公之說則太急迫矣

殷其靁

一章　此詩明白只涵詠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摽有梅

一章　先生之說當矣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匿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東萊先生曰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或謂若以此詩為女子自作恐不足以為風之正經先生曰以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為不失正矣

三章 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讀此詩者要當以是觀之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為然矣

小星

一章 此詩乃賤妾勤其事躬其勞而安於命分之辭也大抵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天理明窒則遏亂遏亂則人欲熾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之情紓平樂易理明欲消皆能勤其事躬其勞知其命分之當然而安之無逸志無怨言也此豈勉强矯揉之所能哉

二章 夙夜在公勤於事也抱衾與裯躬其勞也此詩雖是興體但特取在東在公與昴與裯而字相

應又是一格

章句 程子曰賤妾得御于君是其僭忒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觀此說亦好而先生不取者蓋程子只說得賤妾情意不好處不若呂氏之說為寬廣也然先生又嘗答潘恭叔問目有曰小星兼取程子說甚善

江有汜

一章 先儒皆從序說而先生獨以為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俱行者蓋以三章皆以之子歸為言而知之也以謂挾已而偕行蓋指往嫁時言也

三章 過謂過我而與俱正指往嫁時言也其嘯也歌總言其始終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

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禍洪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則得其性情之正矣

章句二詩相次其有意矣

野有死麕

一章

以為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則是以白茅包死麕而興吉士之誘女子也蓋曰野有死麕則白茅包之矣有女懷春則吉士誘之矣猶言有美質則必有來求之者也若以為賦則皆是言其實事但作興體則意味長故先生定以為興體而附或者之說於後後章同毛鄭氏皆以誘為道東萊先生亦謂儀禮射禮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然此皆是避誘字為挑誘之誘故為此說先

生不解者但輕看過去耳所謂不以文害辭也

二章 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三章 舊說舒而脫脫兮作女子之容儀舒緩下兩句方為女子之言今先生定此章為述女子拒之之辭故併以此句為女子之言云姑徐徐而來耳味其言嚴整峻厲如此則其不可犯之容色意思皆可見矣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何彼襛矣

一章 此詩雖不可知其的在何王之世然為王姬下嫁齊侯而有肅敬雖和之德則無可疑矣敬與和婦德之首東萊先生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

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大姒之教也

二章雖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然主於美王姬故先言之

三章一章專美王姬二章三章併美其公子其或先或後蓋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騶虞

一章蒐田乃有國者之常禮南國諸侯舉行其禮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彼茁者葭言其草木之茂也一發五豝言其鳥獸之多也于嗟乎騶虞詠歎其仁心之自然也夫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必時和歲豐封殖蕃育之所致推而遡之則可見時君之仁及乎物者周矣且馳騁田獵易得令人心狂縱今也一發而已行其禮而不逞其欲此詩人所以詠嘆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者也夫天壤之間和氣充塞物生

茂盛而諸侯於田獵之際又能體文王之德真若騶虞自然之仁焉則周家之王道豈不成全於此哉

章句 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

召南之國 先生發明二南之義本於文王其有功於詩者多矣自甘棠而下皆言國君因方伯布文王之教而能修之家以及其國而何彼穠矣一詩獨述王姬之美又非文王時事故以為不可曉且以為當闕所疑而不敢鑿說以求必通此解經之法也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程子曰孔子云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邶一之三

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先儒辨說雖多而先生初說亦疑其為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考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至於風雅先儒皆分正變正者皆是美詩至於變則刺詩多而美詩少亦有全無美者分得亦有意思故先生從之

柏舟

一章　耿耿小明憂之貌者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如有隱憂言如有所隱痛而憂其隱痛處便是小明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言其憂之深而非酒與遊之可解也酒可忘憂其説本此

二章　告兄弟而逢其怒乃其所遭之實事故言我心不如鏡之度物故不知兄弟有不可據依而往告之反遭其怒也内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三章　此章又承上章文勢而言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唯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在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是詩蓋兼得之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者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

而不生疎非德威而仁熟者其孰能之

四章　此章又終言其憂且歷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有摽則其憂極矣

五章　此章方述其常理而以日月為比以見己之所遭非理之常故其心之憂煩寃憒眊如衣不澣之衣然又恨其不能如鳥之奮翼而飛去也蓋亦可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於命矣首章以柏舟為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為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辭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而末後兩章尤可見先生嘗有說曰讀詩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静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辭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

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分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令如此看所以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綠衣

一章 間色為衣而正色反為裏賤妾尊顯而正嫡反幽微悖理亂常如此自是可憂況莊姜之賢而親遭其事乎憂之不能自已情性之正也若詩記所載南軒先生之說則推之太過矣既已悖理亂常則此等事固應有之但不必言也

二章 是詩必莊姜始寵其事而為之此章則所寵者又甚矣

三章 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四章 先生嘗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為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此也夫徇已而行不知取法於古人者陋也徒知取法於古而不能得於心者固也莊姜之居困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燕燕

三章 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四章 以恩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

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其情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之謹也有是衆德而又謹於持身其賢為可知矣觀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則非全備衆德者不能也先生嘗曰戴嬀不以莊公為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温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又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辭氣温和義理精密如何直到得恁地秦漢以後都無此等語也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又曰詩有說得折曲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此詩末後一二章雖不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自是高遠自是說得别人著

章句　潘子善說燕燕詩云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嬀乎

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變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

日月

一章　呼日月而訴之者欲其照臨己心也古處謂以古道相處此范氏之說當矣而長樂王氏又以為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則意益狹矣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己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

四章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辭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辭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邪辭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答而都不循乎義理也上三章

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厚也卒章雖卒其見答而又以不循義理為言則又見性情之正也

章句 潘子善問曰據先生注云日月終風當在燕燕之前以時舉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狂蕩暴疾則侮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先生曰恐或如此

終風

一章 終風且暴言其性暴也顧我則笑言其無常也謔浪笑敖言其戲侮無度也中心是悼不敢言

故心傷之也不敢言者畏其不測也心傷之者親愛之而已也大凡狂暴之人未有不無常而無度者

二章　終風且霾言其狂惑也惠然肯來者幸之之辭也莫往莫來則又見其不常也悠悠我思思之長也蓋不獨憂其目前也

三章　狂惑而不開則不復有惠然肯來時也開而復蔽則又不復有莫往莫來時也下章皆承上二章之意而言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四章　終言其狂惑愈深而未已則無望其能感悟也憂思之深而不能去懷焉忠厚之辭也

擊鼓

一章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指其時事而言也而州吁阻兵安忍之意固可見矣土國城漕言其役民

之不一也我獨南行又言以已之事而視彼二者尤可憂危也

二章 於是遂言其南行之事不我以歸者雖與其帥同往將不得與其帥同歸也

三章 又承上章末句而言其所以不歸之意以見其將失伍離次惟有偷生之心而無死敵之志也

五章 末章所以見前章之意蓋念其室家因言其始也約誓如此而今不復可遂矣自次之辭也

凱風

一章 以凱風直比其母以棘心直比其子之幼時下更不言所比之事故曰母氏劬勞則是言其母之病苦而已然七子之作此詩非徒為是言也必其心之誠實見其母之恩真若凱風之生養萬物而已身幼少之時真若棘心之夭夭然難長而未成然後真知其母之病苦而自責其不能成母之善志也先

生謂本其始而言以起其自責之端者得其情寔矣

二章　母之不善任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母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為歸美之辭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嘗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强以為聖明者哉

四章　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愚幼時嘗謂凱風七子有大舜負罪引慝之意而大舜無凱風七子引咎自責之辭此其所以異也今看得亦未然書既言負罪引慝則安知其無引咎自責

之辭又七子之所以婉辭幾
諫其言亦自有不可已者

雄雉

一章 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
貽伊阻不以怨人也

二章 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其君子
之勞我心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三章 思之長而又念其道遠而
不可以遠來思之切也

四章 不知德行之不與鄙不辭辭之不同忮害者嫉
人之有貪求者媿已之無然忮害而不貪求貪
求而不忮害則其為患猶未至甚惟貪求而又忮害
則其為患有不可勝言然貪求者必忮害忮害者必
貪求人不知學往往有此病而征役于外則尤所當
戒先生謂憂其遠行之犯患與其善處而得全者得

其情矣

匏有

一章 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則勢必不免於涉既涉則當量其淺深而或厲或揭焉以比男女之婚姻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凡事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陷於惡者也淫亂之人是矣

二章 濟盈而不濡軌雉鳴而求其牡皆反常逆理之人夫唯不度其禮義而妄行則必至於反常逆理而無所顧矣

三章 此章鋪陳婚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

四章 此章則以人之濟渡有從有不從以比男女當待配偶而行而刺其人不能然也

章句

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詒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谷風

一章

此章統言夫婦之常理東風陽倡陰和故多雨上四句以陰陽和而雨澤降以比夫婦和而家道成既為夫婦雖或少有所失猶當强勉以同心不宜至於有怒下四句又以采葑采菲者不以下體之惡而棄其莖葉之美以比為夫婦者不可以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其於物理人情可謂察之精矣

二章

此章方陳其見棄之初遲疑顧戀不忍棄去之情而故夫思義之薄送我曾不出其門而遂已

故我之苦有甚於荼焉而故夫方且棄舊憐新曾不我恤是其心猶有望之之意焉厚之至也

三章　此章又以涇渭為比己色雖衰而德猶可取但故夫樂於新昏而不以我為潔而與之爾既言已欲戒新昏以勿居我之所勿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猶不為夫所容更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所謂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者得其情矣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四章　此章以方舟泳游興其勤勞家事不計有無而黽勉以求濟又能周恤其隣里鄉黨焉即二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此章可見其勤而不怨梁笱方舟皆水中物承上章涇渭而及之

五章　此章承上章言我於家事勤勞如此而故夫不我屑以之故蓋彼既不能養我則自然反以我

為讐既却拒我之善而不納故雖盡力其家事而曾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又追念昔時相與為生之艱苦如此而今既遂其生養矣乃反比我於毒而輕棄絕之乎其意益悲切矣烏喙大黃以之治病而已病去則弗顧之矣比予於毒謂此此雖賦體然既有賈用弗售比予于毒兩句則亦無乎比矣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其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六章 此章又承上章之意以旨蓄御冬興其夫但以我御其窮而已又因言其夫之見待無禮全不念我昔者初來之時非所謂有終無斁也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章句 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辭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

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先生又嘗有說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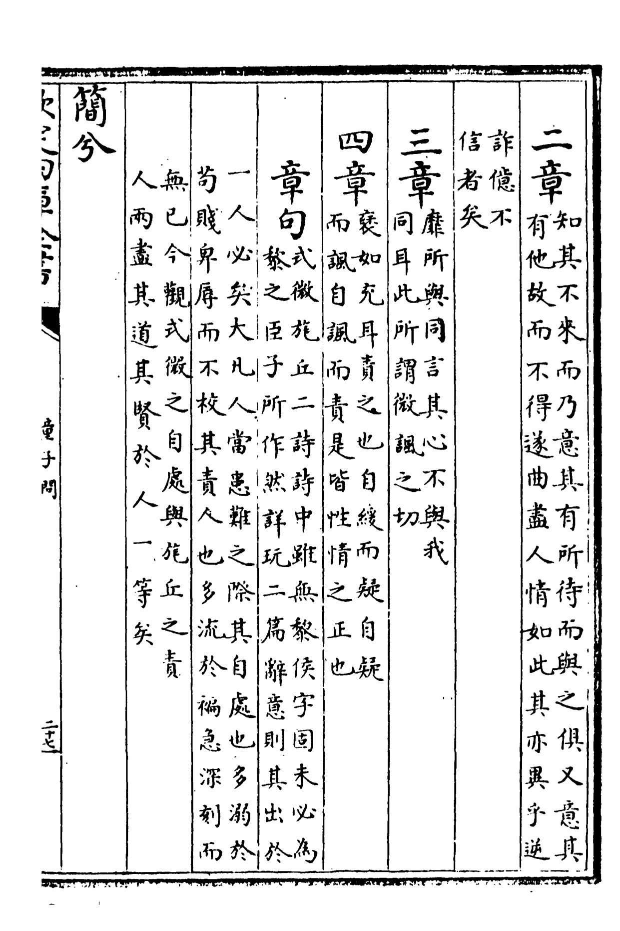
式微

一章 式微式微胡不歸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忠敬之誠仁之至也

二章 毛鄭以中露泥中為衛邑名後人多襲其說而不考二邑之所在又不見於他傳故王氏不取而先生從之沾濡陷溺之說蓋得之矣

旄丘

一章 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眞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二章 知其不來而乃意其有所待而與之俱又意其有他故而不得遂曲盡人情如此其亦異乎逆詐億不信者矣

三章 靡所與同言其心不與我同耳此所謂微諷之切

四章 褎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章句 式微旄丘二詩詩中雖無黎侯字固未必為黎之臣子所作然詳玩二篇辭意則其出於一人必矣大凡人當患難之際其自處也多溺於苟賤卑辱而不校其責人也多流於褊急深刻而無已今觀式微之自處與旄丘之責人而盡其道其賢於人一等矣

簡兮

一章先儒皆以簡為簡擇之簡先生用張子說而以為簡易不恭之意者得之按此詩乃仕於伶官者所自作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王氏以為於至近易明之地而不能察所以刺者失其旨矣

二章有力如虎力也執轡如組藝也力與藝皆才也此章意皆與首章同

三章赫如渥赭又言其容色之盛也此章不特自譽其才而且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尤見其玩世不恭之意前已言其輕意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

不忝之意也

四章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遠思乎盛際之顯王則其思也甚矣其意也遠矣其志也大矣猶曰彼既不可得而見則是區區者又何足以浼我哉此乃不忝之情實也

章句定為四章以韻可見毛鄭不曉叶韻故以為三章

泉水

一章諸首章四句便見衛女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不謀惟恐人之或知也故書曰弗詢之謀勿庸言其必私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二章

衛女思歸之情方切而遽自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知先王之禮亦只在人情之中特縱情肆欲者之不察耳此衛女之所以即諸姑伯姊而與之謀其可否也

三章

如此則其至衛也疾矣情之切也然豈不害於義理乎思乎義也

四章

不瑕有害疑其不可而不敢遂之辭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得其理而安於分之辭也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之正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猶且難之況婦人乎

章句

觀楊氏之說則知聖人以詩為教之意深矣

北門

一章　以出自北門比己之處亂世事暗君故其心殷殷然憂自知其終窶且貧而莫知我艱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

二章　貧窶之甚勤勞之至室家之責其用於內外極矣而猶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其所以為忠臣也

三章　摧謂推折阻抑之又甚於讁也

章句　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

一章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三章 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自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靜女

一章 觀此章所言則為淫奔期會之詩明矣以女子而待人於幽僻之地期之者不見而至於搔首踟躕此豈男女之正情哉

二章 毛鄭既為靜女二字所惑又不知彤管為何物遂創為古者后妃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初無所

據且併引銀環金環之事為說可謂支離其為繆妄本不難見而後人拘於序說卒不敢以為非則序之為詩害也大矣

三章先生惟不泥靜女其姝一句又以匪女之為美之女音汝以為指荑而言然後此詩之意明白矣如是說詩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者也

新臺

一章宣公之納子婦禽獸之行也國人惡之宜矣但言宣姜燕婉之求而乃得此惡疾之人而已其辭蓋隱而顯也不少言得之多也今人語猶然

二章不殄則惡之又甚矣

三章又興以明上兩章之意

章句詩雖不明以為宣公之事然以下篇類觀之則亦可以知其為指是事也故先生亦用序說宣姜之詩凡四篇新臺有泚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故先生言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

一章二子乘舟渡河如衛國人知其有往而無返也故汎汎然見其影之去而憂思之深心中瀁瀁然不知所定也

二章不瑕有害字義雖與泉水同然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苟諱也

章句二子處此亦不得為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所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

童子問卷一

童子問卷二

宋 輔廣 撰

鄘一之四

柏舟

一章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母也天只愛而尊之之辭不諒人只何其不諒我之心也常人之情人不已知而至於自辨説則必有不平之氣忿厲之辭而共姜之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意愈切其辭愈緩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二章靡他言其不敢有他而已靡慝則又言其不屑於為惡也

章句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國也

牆有茨

一章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言其事不可道說所可說者但可云言之醜而已言之長言之辱皆同

二章言之長猶今人言其說甚長也此尤可見詩人忠厚之意

三章辱深於醜

章句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此與下篇皆刺詩之正體

君子偕老

一章 能與君子偕老則厚此服飾之盛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乃為宜稱今宣姜之不淑如是則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德不稱其服則雖有其服不足貴也

二章 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質之美也凡乎已者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晳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三章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所以斂飭之意固存而宣姜之淫肆則自若也情文之不協甚矣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偕之之意有言不能盡者也

章句　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詞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偕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

桑中

一章　觀牆有茨君子偕老詩謂之刺可矣此詩則分明是淫亂者所自作不知何從而知其為刺也只為先儒以為聖人不應取此等詩以著於經故特為此說其原始於毛公至衛宏作序遂因而斷以為刺爾後世皆從之而不復玩詩之辭以求其真是非先生孰能正之

章句 誣上只是欺謾其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小序以為刺奔固仍毛傳而失之至下云云者卻得詩意又引樂記之語亦是而後之說詩者反取其所失而棄其所得其無特見甚矣

鶉之奔奔

一章 若曰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則恐於下章為君之說不通只從毛氏之說云凡為君之凡亦得

二章 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彼童碩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章句 惡惡如惡惡臭先遠言之後切言之皆性情之正也人道盡謂無人道無人道故為夷狄

禽獸人道以人言天理以理言其實一也楊氏發明此說其可為世之戒

定之方中

一章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得其時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得其制也古人之營宮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茍也如此樹之榛栗務其實也椅桐梓漆為有用也不求近功如此則傳之永久宜也獨言琴瑟者舉其重者也古人所重在琴瑟

二章　揆之以日既正其方面也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以覽其形勢也降觀于桑察其土宜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程子曰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

三章 此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勤勞於民者如是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程子曰此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蘇氏曰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之者之所能致

蝃蝀

一章 以蝃蝀在東人莫敢指比夫淫奔之惡人不可道蓋人所醜惡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氏謂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乎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意婉而辭緩故先儒多從之而先生獨不取者蓋如此說則不惟全不用本文而添字太多且於此詩嫉惡之意亦不類故只以為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其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其辭意為正大而明白也

二章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見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三章 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相鼠

三章 每章章末雖是甚疾之之辭然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人而無禮則無以自立雖或不死亦何為哉故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亦實理也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興儀以齒興止以體興禮亦有輕重也

章句 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

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東萊先生曰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干旄

一章 舊說謂賢者稱衛大夫之美而言我將何以畀之哉蓋心誠愛之而自謙恐無以副其意也其說似亦可通而先生必改之者蓋繹詩之辭意而知其必不如此也既曰彼姝者子則非是指衛大夫明矣夫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往見賢者於浚邑之郊而觀之者言彼其所見之賢將何以與之而答其禮義之勤則其誠意之足以感人者可見矣況於所見之賢者又豈有不樂告之以善道哉

章句 蝃蝀相鼠惡不仁之詩也干旄好仁之詩也好仁者固優於惡不仁者矣衛俗由亂而治故其序如此

載馳

一章 據此詩所言則是許穆夫人既已馳驅而歸欲唁衛侯於漕邑而許之大夫乃奔走跋涉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想其許穆夫人傷宗國之亡不能為懷既請於穆公而穆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許之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穆公而穆公亦以為然故使其大夫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焉要之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閑義而自克為可取耳

二章 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而遂已之則是忘

情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三章女子善懷亦各有道亦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識其不能察已之情耳

四章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欲其察已之情而恕之也以君子稱許國之衆人則亦非真謂其穉且狂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道其情之至者不能自已之實也亦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以禮自克者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良心又有不能自已者也仁義之道所以為人極也徙知夫禮有不可歸之義而不知人心有不能自已之仁此許人之尤其夫人而夫人指以為穉且狂者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

章句　二章章八句重疊四句只是一意此又是一格范氏發義重於亡一句為教甚有力

衛一之五

淇奥

一章　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説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説詩蓋後之説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畧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若程伯子之未嘗章解句釋與夫並不下一字訓詁則又非遺其訓詁也蓋已得其訓詁而只涵咏吟哦使人自曉其旨意耳此則又與孔子解鴟鴞與烝民之詩同用也

三章　首章以緑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修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次章則以綠竹之堅剛茂盛以興其服飾之盛以見其德之稱故復以首章之末四句詠歎之末章則又以綠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如金錫之精純圭璧之溫潤而又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則其德之成就可知矣寬廣而自如則無勉強矯拂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盛德者不知此味也二章言其服飾二章言其車輿凡人戲謔易流於虐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非有德而以禮自防者不能也

考槃

一章 詩記引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此亦深得詩意獨寐寤言而猶自誓其不忘此樂非安之者不能然也

二章退而窮處偪仄甚矣而能寛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三章弗告言自得其樂難以告人也

碩人

一章此章言其族類之貴

二章此章言其顔色之美

三章此章言其始至而國人翕然樂得以為君之配

四章此章又言齊國廣大民物富饒而夫人之來又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夫莊姜族類之貴顔色之美國人既皆願得以為其君之配而齊國地土之廣大民物之富饒又足以相依而莊姜之來又士女佼好禮

儀威備無一不善如此是則人之所同好也而莊公乃獨不之好焉夫好好色惡惡臭人之常情也而莊公之於女色乃不好其所當好是與海上逐臭之夫何異此人心之所以危而可畏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章句 此詩據左傳為衛人所作固為得之但二章形容其色容之美國人豈能詳知如此或恐宮中之人所作如關雎之述后妃未可知也

氓

一章 舊說此章意謂人之於不善其初亦必未敢決然為之須有遲回顧藉之意今觀先生之說然

後知其不然婦人既已失身從人則凡若此者皆其狡計耳若原其初心而善之則是亦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其不智甚矣讀先生之説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二章　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三章　士猶可説女不可説者自婦人愧悔而言則然士之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則豈容有所耽惑哉

四章　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然終不説破是亦狡者之所為也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五章　三歲之説恐非實奔後三歲遂至於背棄也觀下章所謂老使我怨則必不止於三歲明矣此

但言其初之勤勞耳

六章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章句 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以其文詞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其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竹竿

一章 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二章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三章雖知其不可歸而思之終不能已也

四章此詩固是衛女思歸寧而不可得歸之事則不可知也然玩其辭意則和緩不可得然其所以不閑雅而其末章又與載馳相類則想亦是於義有不可歸但未必有國滅君死之事耳

芄蘭

一章觀詩辭所謂不我知不我甲之言則亦必須是譏刺其在上之人童孺無知才能不足以知我長我而徒爾舒緩而垂帶悸然也但未必是刺其君耳

章句牆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

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王直斷以為不知所謂不敢強斷此闕疑之義若必為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也

河廣

二章 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章句 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伯兮

一章　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言方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二章　此其真情也

三章　冀其歸而復不歸則其憂思為尤甚

四章　一章言其夫之才美而用之不得其宜二章言已非無物以為容但以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三章則望其歸而不歸憂思甘於首疾四章則不肯求物以忘其憂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病而不辭其敘述皆有次第至於寧不求忘憂之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則憂之極也

章句　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而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

有狐

一章寡婦見鰥夫欲嫁之且比之以狐則必非得已也故序以為喪其妃耦焉而先生以國亂而民散言之

木瓜

一章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覆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殁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恵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亦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齊桓之詩則齊桓之恵何止於木瓜而衛人

實未嘗有一物報之也愚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説則亦傅會之失實無所據而先生疑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者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説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又烏可據以為説哉嘗試思之靜女之詩其為男女相贈答於詩文可見至此詩則全不見有男女之辭若只據詩文以為尋常相問遺之意似亦通先施之者雖薄而後報之者常過厚是亦忠厚之情也且與家語之説亦不相戾

衛國 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説可謂能通天地人矣

王一之六

黍離

一章 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顛覆風景變異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然衰世之俗亦有薄情輕脫不以為事者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呼天而問其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怨之深也此詩憂怨之得其正者也

章句 久而不忘者天理之有常也暴集旋涸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

君子于役

一章 知其歸期則思有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二章 可以日月計則思猶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

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陽陽

一章 先生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之故此固亦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

揚之水

一章 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與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

例此在興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是比體

章句　忘親逆理以賊人之求羨非法枉道以使民之勞從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

三章　歎則悲歎而已歔則悲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章句　范氏之說真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詩之為教於人大矣但其本說以為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則不可故先生今改以為讀詩者如此蓋謂讀此詩而知其如此則可若以為詩人作此詩而先有此意則不可也

兎爰

一章　玩每章之末一句則為君子不樂其生而作無可疑者至於周室衰微諸侯背叛亦東遷以後所有之實事故先生取以為說所謂小人幸免君子被禍者雖無所據但以章首二句為比則當如此說人觀君子不樂其生之意則亦容有此事也或以為興者毛氏說也然與其他興體又似不同故先生謂若以為興則當以兎爰興無為雉離興百罹則其說亦簡易可通不然則只當作比體

三章　無吪無覺無聰皆死也義無輕重但趁韻耳

章句　世治則天下之人欣欣然皆有生意在位者則强於為善在下者則敏於用力世亂則天下之人疾首蹙頞皆無生意在位者則憂思怠惰而常恐有一朝之患在下者則放僻邪侈苟免幸獲而無所不至矣惟豪傑之士則不拘於此然天下豈能皆若人哉

葛藟

一章　世治則人皆安土重遷各親其親者其本性然也世亂則人多流離失所疎其所親親其所疎者夫豈其性之所欲哉不得已也使民不得已而倒行逆施如此卒至於窮困而無所告焉則其責必有任之者矣

三章顧親於有有重於閒詩曰顧我復我至於亦莫我閒則漠然而全不相領畧矣夫親乃天屬也其可强為之哉

采葛

三章采葛采蕭采艾其為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以為淫奔之辭者宜矣

大車

一章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而自必人之不可近此所以二南之化也豈有淫奔之心必待於有所畏而不敢也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可知矣

二章不明言其大夫而但言車服而已亦可見其畏之意如菼王氏以為衣之色如璊以為言裳之

色亦好

三章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如此亦可謂賢也已矣始則不敢斧而已終則没其身不得遂其志

刑政之敎亦可見矣

丘中有麻

三章三章所謂望之之情益厚冀其有以贈已則厚於望其就我而食望其就我而食則厚於望其施施然而來也先生所謂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者甚當只以後篇緇衣之詩觀之可見

王國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怨懟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和平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緇衣

一章　緇衣之宜兮此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其粲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發乎情性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矣

章句　好賢之至謂發得盡做得徹

將仲子

一章　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歟

叔于田

一章　仁者德之首故稱之武者之說亦為可疑但段之為人如此意其氣類與羣小合故鄭國之細民悅而歌之如此

二章　洵美且好猶言好而又好也

三章　因其服馬故稱其武

大叔于田

一章　章末兩句鄭人愛叔之情也

二章　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三章 章末四句言其畢事而將休且喜其無傷以終首章之意也

清人

三章 出軍行師聚大衆於一所日夕戒懼猶恐或失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所以順陰氣之揫斂致殺伐之沉鷙也今其師出之久且無事而不得歸士卒則相與遊戲將軍則習為容好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耳陰常揫斂陽常渙散投石超距蓄其勇以求泄也左旋右抽習其事而將肆也

章句 胡氏之說人君御臣之常道也何事權謀委曲哉

羔裘

一章 舍命不渝所包者闊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羔裘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有

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踰
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

三章 首章言其能舍命而不渝次章言其為邦之司直末章乃以為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誾誾侃侃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則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遵大路

二章 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無我魗兮不寁好也則真情見而辭益哀矣

女曰雞鳴

一章 觀詩人所述賢夫婦之辭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

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人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而民之性善矣

二章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兩句好看蓋家道和夫婦睦則凡其器用自然覺得安靜而和好況乎琴瑟本以為和樂之具哉

三章　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人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則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有女同車

一章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言其容色之美也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言其儀飾之盛也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又極稱道其好樂之情也

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辭

二章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是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山有扶蘇

章句山有扶蘇以下四詩雖皆為淫女戲謔之辭然其指意亦不同山有扶蘇已得而其欲未饜之辭蘀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狡童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辭褰裳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辭也序併以此四詩為刺忽誠無情理

蘀兮

一章倡予和女亟辭也

二章爾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狡童

一章 以狡童二字言之則知其下兩句是反而戲之之辭若以為真不能餐與息則不應謂之狡童也下篇褰裳亦此意

二章 男子之淫泆非狂則狡也

褰裳

二章 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丰

四章 不送不將始之難也與行與歸終則易矣始之難必有以也終之易則惟恐其失之矣夫親迎之

之禮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已在乎堂而反不行者況鄭風之淫亂乎必如先生之說則於情始協理

東門之墠

二章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思而未得見之辭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則又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

辭與丰之意大畧相似

風雨

三章 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云如之何而不喜也葢喜劇之辭

子衿

三章 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思之辭也

揚之水

一章　悠揚緩弱之水不足以流束楚故以興兄弟之寡少維予與女而已此淫女為人所離間而自解於其所私之辭

出其東門

一章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覩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已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者於此可以觀矣

二章　聊樂我員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

野有蔓草

二章　適我願兮與子偕臧則與前篇之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者異矣大抵樂於理者和易安徐樂於欲者沈溺蕩肆

溱洧

一章　鄭風二十一篇而淫奔之詩凡十有四故集傳以為七之五然諸篇皆有所屬主一人一女而言唯溱洧之詩則見其國俗淫蕩蓋無人不如此也故居其末以見鄭俗之不美焉

二章　鄭俗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泆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鄭國　鄭詩之淫甚於衛詩此義至先生而始明雖云可以觀然先儒皆不之及者為小序

所亂故也

齊一之八齊地東並海西瀕河故有魚鹽之利謂之便者蓋以魚鹽之利為民之便也所

謂通工商之業者據漢書地理志言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通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管仲人設輕重之權以富國故齊人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以是言之則所謂工者女工為多然至田齊時臨淄海岱之間為一都會其中具五民服虔以五民為士農商工賈則或百工皆具焉

雞鳴

一章古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

二章 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

三章 前兩章但述賢妃儆畏之誠至末章方極其情意以致戒詩人其亦善於形容諷諫者哉非誠意有以感之於先則亦豈能使其君聽信之也

還

三章 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發紓民氣而以之習武事備禮典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為戒故大禹有禽荒之訓孟子謂從獸無厭謂之荒而老子亦曰馳騁田獵令人心

發狂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相稱譽其便捷輕利以為美則是其心狂蕩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而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反哉讀是詩者當知上之道民固不可不謹好惡於其始而至於習俗之成則其所以反之者尤不可以有亟心也

著

三章　此詩嫁者明著其壻俟己之所固若不滿其不行親迎之禮者然下二句又却甚美不見有譏刺之意此豈嫁者喜幸之辭而錄之者因以見其時俗不親迎之失歟

東方之日

二章　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迹而來暮則躡我之迹

而去也如此則又似賦體蓋亦賦而興也

東方未明

三章　興居有節號令有時然後能常不然則始雖若豫而勤終則必至於怠而失之莫矣此詩人之所憂也且晝夜昏明之限乃天造地設人所當知所當守也今乃不失之早則失之莫顛倒錯繆如此則其他越禮亂常之事不言而可知矣此詩人之所以刺也

南山

四章　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止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

章句首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者二君平分其罪可也

甫田

一章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三章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之可大邇之可遠理固然也厭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為則躐亟之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故循理者有美成之功而徇欲者無幸成之事

盧令

一章仁與鄭詩叔于田所謂仁者同

三章仁則美其德也鬈與偲則美其貌也

敝笱

三章如雲盛也如雨多也如水與之俱流而不止也紡紑紡紑但言其大耳唯唯則言其出入之自如也莊公有哀敬之心以感其母有威嚴之命以制其下則亦何至於是哉

載驅

四章首章言文姜疾驅其車離於所宿之舍而來會襄公也二章言其四馬之美六轡之柔而其人則無忌憚羞愧之意也三章四章則又言行道之人甚衆而彼乃翺翔遊遨於其間無恥之甚也人而無

羞惡之心則亦何所不至哉

猗嗟

一章　猗嗟昌兮總歎其昌盛也頎而長兮言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乎美目揚兮言其目之美也巧趨蹌兮言其儀矩之整也射則臧兮言其武藝之精也容止之美固美也至於射則又善則可見其才之稱也射者男子之事故三章皆言射以終之

二章　儀言文也射則武也以展我甥兮為詩人微辭者極當

三章　舞則備文武矣射可禦亂則又武之盛也

章句　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先生之說亦深得詩人之意

魏一之九

魏雖舜禹故都以其地之狹隘而民貧俗儉故有聖賢之遺風然則世之以土地宏濶民富俗侈而陷溺其良心者多矣夫子所謂以約失之者鮮蓋不特指人之一身而言也蘇氏之說更以先生之說證之則魏風皆為晉而作明矣而先生又以為恐魏亦嘗有此官故但以為不可考者蓋謹重闕疑之意且七篇之詩皆不主晉一君之事而言如邶鄘之於衛故不敢斷以為晉詩然魏國絕無事見於傳記而其君之名謚亦復不傳故小序亦無由傅會屬之某公某人某事而只據詩文大畧為說故其說亦無甚大外

葛屨

一章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用以履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

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夫人之情儉嗇者必褊急褊急而不已則較計瑣屑務省而不適宜謀利而不顧禮將無所不至矣所以不但使女縫裳而又使之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今鄉俗新婦始來一月不出房蓋亦古之遺風也夫苟可以用而無不用者褊者之所為也

二章 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章句 儉本非惡德故葛屨汾沮洳二詩雖有所刺而必先言其美好也

汾沮洳

三章 沮洳一方一曲皆言其小也魏之俗吝嗇褊急不中禮節故雖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或自采

莫采桑采蕢於汾水之側故因以起興言若而人者美則美矣然其所為儉不中禮屑為卑下之事殊不似夫貴人也所謂美無度如英如玉者亦猶葛屨末章之首所言耳夫儉以能勤而不顧禮則苟可以得者無不為也采莫采桑詩人特舉其一事耳然則作此詩者蓋生乎其時而不溺其習者而葛屨之女尤為難得也

園有桃

一章 汾沮洳園有桃二詩雖是興體然皆因其實事以起興以世族而自采莫以園桃而為之食其吝嗇褊急甚矣國小而無政氣象迫促日趨於危亡凡有心思者莫不知其可憂也而當時之人溺於流俗恬不之覺反以其流者為是憂者為驕此園有桃詩之所以作也蓋意思促迫者才見人稍自寬紓便

以為驕然其所以如此者特未之思耳人心蓋有真是非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居禍急之時則以憂出而歌謡歌謡者為驕處禮廢之世則以事君而盡禮者為諂○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二章 歌謡之不足而聊以出遊於國以寫其憂正以其無可告語者故且罔極則不止以為驕也重言人不知為不思者其情深切而猶欲其反思以得其是非之正也

陟岵

一章 行旅之人登陟高處可以眺望則必有思慕鄉里親舊之心昔狄仁傑登泰行山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在下者是也

三章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祝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

十畝之間

一章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

伐檀

一章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存如此而詩人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

則必當有此事矣

碩鼠

一章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謂三歲之久與女相貫習而女莫肯顧念我也所謂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碩鼠害已而去之者深得詩人之意若如序說則過矣○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逝將去女云者則是將去而猶有不忍之意也不然尚何言之有

三章　首章冀得其所次章冀適其宜末章則冀其得免於永號而已其情亦可哀已讀碩鼠之詩固當知民之情不可以久隳而又當知民之情亦未敢有過求也

章句

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陋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自桓元年至惠王十七年計五十八年

童子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子問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楊越高

謄録舉人臣汪元亮

童子問卷三

宋　輔廣　撰

唐一之十

河東民俗勤儉長老相傳至今猶然至於地瘠民貧則未有考前漢志但言其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於兗州又言其利蒲魚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而俱不及此何邪

蟋蟀

一章　夫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固所不免也然樂勝則流是以所當慮也况唐風之憂深思遠則方樂而戒其幼過者宜矣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時之不可不樂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心為之宰而不流於樂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君子之善為樂者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二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三章　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〇方樂而已虞其過雖樂而不忘其憂瞿瞿然慮之周也蹶蹶然為之敏也休休然居之安也如是而樂則不至於流蕩而忘返矣〇且歲聿其逝則不止於歲聿其莫矣役車其休則不止於歲聿其逝矣日月其邁則不止於日月其除矣日月其慆則不止於日月其邁矣職思其外

則不止於職思其居矣職思其憂則不止於職思其外矣蹶蹶則不止於瞿瞿矣休休則又瞿瞿蹶蹶之效也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山有樞

一章　以此詩為答前篇之意而寛其憂則句句有著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然亦因天保為報上之詩故併既醉假樂諸篇皆得其正也

三章　蟋蟀但言不可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戒以為不已過於樂乎盍亦職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無至於好樂無荒必若良士之周於慮敏於事而後可以休休休而安閑也則是初未必敢為樂也故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以答其意而寛其憂然其所謂樂者亦不過衣服車馬家庭洒掃飲食喜樂極而至於

鍾鼓琴瑟之事而已豈或至於縱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且以為不可不及時如此不然則一旦宛然而死而他人取以為已樂矣故先生以為憂愈深而意愈蹙者得之彼其縱情肆欲極其樂而忘返者又豈虞夫死而他人得以享之哉今既憂愈深而意愈蹙則其所謂汲時以自樂者亦必無過甚之事也觀於唐風之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蹙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永日猶言以永今朝也其事迫矣他人入室亦然

揚之水

一章　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强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委靡不振氣

象奄奄日就危亡則人心亦因以離散而不可收拾也故古之興王非唯深仁厚澤有以滲漉民心而咸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昭侯之微弱如此而曲沃乃以其近親而强大如彼況當其時而唐之先君如虞叔之澤猶未斬也則國人叛而歸焉其勢又易矣但武公之所以傾晉者不遺餘力而正救輔翼之義不聞焉是則可罪焉耳

二章 既以彼為君子又謂得見之則無不樂焉有憂則其情亦不可得而遏矣宜其有聞而為之隱也

三章 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

椒聊

一章　詩中但言彼其之子而已何以知其必為沃也然其意則若指沃而言者故序但取其意而斷以為為沃又因以為刺昭公而先生則直據其辭而辭之使是詩固為沃而作則吾之說固不悖使其別有所指則吾之說亦無可議焉此亦集傳之例蓋亦辭意俱到如揚之水詩方敢斷其必然若但有其意而辭無可證者則不敢縣斷也若是詩果為沃而作則比之揚之水又甚矣椒聊且遠條且須禱之辭同也

章句　按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何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何耳上則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

聖人臨乎民上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聖人録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懐而在上者不可不强於自治也

綢繆

一章 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辭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杕杜

一章 讀是詩者見人生世間之不可獨居無與而他人又不如同氣之爲親也蓋有棠棣之遺意庶

幾於大序所謂厚人倫者其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者不得已而求助之辭蓋亦因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二句而言之耳比親輔而已佽則有助意也

羔裘

章句先生但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為未有在位不恤其民之意又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此正得闕疑之意然曰羔裘豹袪則是指其卿大夫也明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則其欲去而不忍之意亦可見矣近世諸儒皆據爾雅有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如此則居居究究之訓亦未可據也

鴇羽

一章王事靡盬者或是勤王之事或是猷王之慮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無衣

一章安謂不隉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請命於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

二章以弒君簒國而敢求侯伯七命之服既又自貶而欲比於天子之卿則其無忌憚可知矣

有杕之杜

二章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何患於寡弱哉

葛生

五章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夫角枕之粲錦衾之爛是其嫁之未久也而遽曰百歲之後者亦見其憂思之深遠也

采苓

一章 先生初以此詩為興云采有聽取之意故以采苓起興而今正以為比且曰予欲采苓於首陽

之巔乎蓋以采苓比聽言也夫人之所以來其讒者由我之不察而遽聽其言故也若人以其言而告我我無遽聽姑置舍之徐察而審聽焉則讒者無所得而止矣不然凡有言者不審而遽聽之則讒日益進反是而一切拒絕之則忠言又不復可聞矣二者皆失之也故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秦一之十一 平王嘉秦襄公以兵送已而東封之為諸侯正也而曰能逐犬戎即有岐

豐之地則非也夫岐豐乃周所興王之地大王文武之故都也周之子孫不能自強於政治故有犬

戎之侵迫修德改度使諸侯畏服如文武之時率
天下而征一犬戎何難之有且周之封國固有制度矣今乃謂之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是徒知犬戎之難逐而不知王畿之可重先王之制度不可渝也其後襄公果逐犬戎而盡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如此則安得不啓諸侯之相并以拓國而致秦之强盛以卒代周也歟

車鄰

一章　古人相見之際必為之擯相以詔其禮介紹以傳其命是豈聖人固為多事以美觀聽哉蓋皆理之當然而理之不可不然者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今觀車鄰之詩以秦君有寺人而誇美之則人之情亦可見矣

二章 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爲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儀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如此與唐風所言則異矣東萊先生所謂簡易相親之俗悲壯感慨之氣者秦俗固亦有之而詩人之正意則不爲此也故先生亦不取

駟驖

三章 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夫奉翼夫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

田犬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係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内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觀春秋每夷狄之及後來戰國亦皆擯之使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而始皇卒以殺伐為强而并天下則其大畧亦可覩矣

小戎

三章 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葢君子良人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背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

為說也小戎之詩備言車甲之盛蓋國人之矜辭是固秦風也若婦人之能閔其君子則非秦風矣聶政好俠而其姊不難於殺身今秦國之人方相與矜其車甲悍然有從事於戰鬬之意而一婦人獨能憂閔其君子征討之勞則斯馬取斯今觀其言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又曰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則其夫蓋盛德之士也夫以盛德之士而下從征伐則秦之尚軍功絀文學之弊已兆於斯矣

蒹葭

三章 此詩實不可曉先儒但據序說為解耳蘇氏之說以蒹葭得霜而適用以比秦必用周禮以成國似矣如此則是比體非興也然後二章則又解不去至以伊人為周禮則太跡涸矣東萊先生又引李公之事為證則其意益巧而忘其詩之本義為何如耳

終南

二章秦人見其君名位衣服之盛再三誇美之以至頌禱其安且久也此亦可見君臣之彝常有不容已者其或怨刺之作則必有大不得已者焉其君也哉其戒勸之者至矣壽考不忘則又不特欲戒之於今日也

黃鳥

一章詩言三良惴慄之貌國人嗟怨之辭顧贖之意則穆公之從欲殺人不顧後嗣忍害賢者之罪皆可見矣

章句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者蓋孔氏之說故讀詩記載東坡和陶淵明三

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徵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大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纓憂悲所以靖節翁賦此黜婁衣

晨風

章句 解見詩序辨說

無衣

一章 豈曰無衣無子同袍慷慨相親之意也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致果敵愾慷慨之氣也讀是詩者可見秦俗之勇悍而樂於戰鬭如此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章句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義與夫强悍果敢之資及周秦之所以尊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蓋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樸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强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渭陽

二章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權輿

一章於我乎夏屋渠渠道其始之待我厚也今也每食無餘道其今之待我薄也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是而嗟歎之以為不能繼其始而已無已甚之辭也讀是詩者則知可以怨之義矣

二章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章句先生引務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飽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陳一之十二

讀詩記載蘇氏說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

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此說似好而先生不取者豈以大姬之事不可與堯並言歟抑陳自大姬時風俗固已如此也歟

宛丘

一章　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三章　後兩章但再述其事以見其遊蕩之無時耳寒暑而不休則無時而止矣○樂固人之所喜也然必一張一弛時出而用之然後可以和悅其心志舒散其氣血儻作樂無時則適足以陷堙心耳果何

意味耶

東門之枌

三章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〇好樂不已則使人氣蕩而志昏此淫亂之所自起也又曰男女雜處而無間淫亂必生

衡門

三章 此詩以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辭順理明甚易而實是若以為誘掖僖公之詩則繚戾

破碎不成文理甚難而實非也夫逐物徇外乃人之常情今玩其辭意安愉恬淡非樂內者有所不能也

東門之池

三章序以詩中淑姬二字故生其說正如靜女之詩由靜女二字而生說也殊不知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辭彼自以爲美自以爲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

東門之楊

二章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揚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

一章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二章人之為惡或有出於不自知者則賴人告敎然後得以改之今至於歌其惡以告之而更無所顧則是頑然而不覺也宜若無是心矣及其顛沛然後思予則其秉彝猶在也但至此則悔之無及矣

防有鵲巢

二章遊蕩歌舞陳之俗也其流為淫邪者宜矣故陳風之末大抵皆淫亂之詩此詩正與鄭風揚之水意相似侜即迋也忉忉憂心多端之貌惕惕憂懼不寧之貌

月出

三章　窈糾懮受夭紹皆方言不可深解大抵是人心憂思牢結而難解之意然有淺深至於糾緊則甚矣

株林

二章　首章猶為之隱也至末章則不容隱矣但惜其駒馬之被汙而已　詩人雖為靈公隱而靈公則自不以為恥也馳驅乘馬而朝食於株則其無恥甚矣

澤陂

三章　男女相說至於憂思感傷如月出澤陂之詩則其末流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業女有女之

事今也相與慕悅憂傷至於寤寐無為盡廢其事業焉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

陳國東萊先生之說所謂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此數語可謂善說詩而得詩人之意矣此正晦翁先生之意也而其於諸詩則牽於序說終不敢廢而委曲穿鑿以就之是亦安於習聞之病耳○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

檜一之十三

羔裘

一章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

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寘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絶豈不哀哉

三章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見矣

素冠

一章首章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内則亦何以為哉

三章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

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為之哉

章句

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窜子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得情性之正矣

隰有萇楚

三章

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繁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

三章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為之憂傷閒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夫君臣之彜矣

蜉蝣

一章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體若以蜉蝣之羽興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候人

一章 此章是賦而通作興者字誤也當改稱小人以彼其之子者外之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

二章 命服人之所榮者也德或不稱則人視之禽獸然耳

四章 一章言候人而荷戈與祋者宜矣彼小人而三百赤芾何哉問之也二章三章則以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咮以興彼小人者不稱其服寵惜之也末章方言小人之盛而賢者不得其所此蓋當時君子之辭也所謂賢者其指僖負羈歟使晉文公以是為曹之罪而伐之則其賢而失所亦可知矣

鳲鳩

一章陳氏引曾子之言以為說不惟解得此詩之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内外無二理見其内可以覘知其外也

三章觀大學傳所言則此詩所指之君子必大賢以上人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四章鳲鳩之詩然不知其何所指然必是美其人之賢無疑也曹小國而有賢如此又見何地而不生才也有賢如此而國以不振者繫上之人能用與不能用也觀候負羈之事則亦可見矣一章本其存於心者而言二章以其見於外者而言三章四章以其著於效者而言善有諸己則自無不彰也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國人祝頌之辭好德之常性也

下泉

四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苶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夫王室陵遲則小國困獘可知小國困獘則王室陵遲可歎天下之勢常相關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天之生物終無已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天子愛諸侯終無已也今乃不然是固君子之所憂思也

章句

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先生並載之

豳一之十五

七月

一章此詩乃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則固不可以易視也夫周公之朝夕教諭成王不先於道德性命之大者乃獨舉此耕桑之事為言何哉蓋當是時道術未裂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固未有言道於事之外者況此乃周之先公開國風化之本而而民生衣食之源為人上而欲致知格物則固無先於此者矣使天下之風俗皆如是詩之所陳則君人之道復有加於此者乎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

二章 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鑿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且於下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為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為憂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至於如此而入於下文皆可通也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疴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三章 前章但言蠶事之始時物人情如此之美而已此章遂始終夫蠶事而言之以終首章前段無

衣之意蓋自今年八月則萑葦以預擬來歲曲薄之用及來歲既蠶則采桑者大小畢取無復有遺遂幷及麻績之事而皆染治之以共公上且以為公子之裳先生所謂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而下以報之者可謂得其旨矣此詩本言稼穡之艱難而先及於蠶績而又詳焉者蓋每歲治蠶在先故古語必云衣食先衣而後食亦其理之常也

四章 此章又自四月純陽之月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裳而助布帛之用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因幷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五章 蟲之微者非鳴則無以知其有故首章舉其動股振羽之鳴焉下皆因之則不必更言也十月滌場則所収畢入於倉窖矣故穹窒熏鼠以杜其耗焉此章又所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張子所謂見老者之愛深得其旨蓋人老則慮事周為計密

六章 衣裘具而居室完則孝弟之心自然有不容已者故果蔬酒穀則以供老疾奉賓祭祀瓜瓠苴荼則以給自己之食至於薪樗則所均用者故終言之先生所謂見少長之義豐儉之節者得其旨矣

七章 為圃築場今猶如此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小大皆舉之矣故後摠言之曰我稼既同同謂畢聚也嗟我婦子歎其為生之弱也食我農夫憐其自養之薄也嗟我農夫嘆其奉上之忠也其曰我者親之愛之重之之辭上入執宮功覲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宮官府之

後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而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呂氏以此章為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者得之

八章　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取冰亦歲時之常故及之以見豳民不惟竭力於其家之事至於凡公室之役亦無不盡誠體恤而勸趨之也左氏載申豐所論古者藏冰之事世多疑於

誣今得蘇氏釋之其義始明而胡氏以為此乃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而不專恃此以為治然後其說完備無復可疑者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自后稷以來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祝其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張子之言明白平易可謂善說詩矣

章句 此詩專言寒暑之候以為斯民農桑之節故周世逆暑迎寒之際皆用之者宜也王氏之說簡易平直超然有得乎此詩之旨與其平日於詩字解句釋穿鑿牽强之說如出二人之手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則合天地人為一矣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

外則男女之職舉矣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則上下之志通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則人倫正而民志定輯睦之風成而友助之義得矣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則奉先享上之禮行矣　愚嘗謂虞夏之際洪水之害始除民得平土而居鮮食艱食既奏而民始可以得食桑土既蠶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后稷公劉有以教導而輔翼之其於蠶績耕稼之事使之早戒預備則民皆得其所以生而尊君親上之心自生養老慈幼之禮自行食力用節而奢侈之意未萌誠實相與而機械之事未作此是民生最好庶時節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以戒成王意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始慊快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及後來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鴟鴞

一章 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為周未可知也故此詩辭意哀切至為禽鳥之語以感切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斷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

二章 先生引孔子之言釋此章蓋示讀詩者以是法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後之說詩者動累數百言然何嘗得其意旨血脈如此

三章 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

四章 首章言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毀我王室二章便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

王也三章則遂言己之勞苦以至於口手盡瘁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之故四章方言情急而不得不作詩以喻王之意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為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為己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

東山

二章 此章言其思乃陳后山所謂歸近不可忍之情

三章 周公作此詩所以述歸士之情而此章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下為一己者孰能之

四章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雖以見婚姻之時又以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舉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樂新厭舊人之情也今

其言乃如此則人情之美又可知矣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爲幸歸近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女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東山之詩萬世君臣用民之常法也上之人若有如是之心則下之人自無渙散之事矣

章句

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

破斧

一章

周公之東征其不知者以爲自爲也其知者則以爲二叔之罪不可不討也乃詩人則又推言

周公之心蓋欲使四方無敢不一於正則哀我人斯之故夫周公不東征則管蔡之流言不止成王之疑心不釋四方之國必將至於復亂而斯民必有不得其生者矣先生嘗曰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之用心始得又陳安卿問被堅執銳是麗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先生曰有麗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盜賊之徒

三章 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章句 范氏之說辭意和平而義理明順真可玩味

伐柯

二章 伐柯之詩最難曉所幸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而二篇又相屬故可以推求其意此詩但言其心事耳故不及於周公然既言其平日欲見公之難又言其今日得見公之易則其心慰滿浹洽而無一毫不足之意可見使其所聞或過於所見所見或歉於所聞則烏得喜之如是哉

九罭

四章 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罭願其久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戴之如此則何爲而不成宜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狼跋

一章 公孫碩膚之説自程子開端至先生方盡其義

二章赤舄几几形容其氣象之安重也德音不瑕直言其令聞之無疵也程子之說非親到周公田地豈能言此哉

章句狼跋之詩首章先生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

豳國文中子之說深得孔子録詩之意蔔揚之所不及也豳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

童子問卷三